

宣道會深水埗堂深窗編輯委員會成員：
關嘉強傳道、霍美儀傳道、羅偉強執事、
鍾栢恒弟兄、鄧瑋堯弟兄、盧敬琳姊妹
歡迎弟兄姊妹投稿



歐陽牧師，我覺得真理是有滑動性的，
你覺得呢？

對牧者問這種問題很多時候是自找麻煩，
但我會期望你是個例外。
就像從前在彼團保團查經的時候，
你都能包容各種各樣問題一樣。

我覺得那就是你的不同之處，
虔敬後面還有一對直視現實的眼睛。
其實剔透玲瓏好像無助愛主的心，
反而易使人冷淡。

或者說，單純是祝福，多思多想是種詛咒。
牧師，你有破咒的辦法嗎？

即使你沒有，你的行事為人還是讓
自覺受詛之輩覺得到達虔敬是可能的，
謝謝你。希望你換過地方以後始終如一。

最後，我要說我很羨慕你。
因為你的一對子女都樂於書寫眼中的你，
想必他們心中都完全接納
你這位無愧於人前的父親，
這是一番成就，恭喜。

栢恒，寫於餵奶後，凌晨一點。

編 者 的 話





徐志摩寫於1928年11月6日的《再別康橋》：

「輕輕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輕輕的來；我輕輕的招手，作別西天的雲彩。那河畔的金柳，是夕陽中的新娘；波光裡的艷影，在我的心頭蕩漾。軟泥上的青荇，油油的在水底招搖；在康河的柔波裡，我甘心做一條水草！那榆蔭下的一潭，不是清泉，是天上虹。揉碎在浮藻間，沉澱著彩虹似的夢。尋夢？撐一支長篙，向青草更青處漫溯，滿載一船星輝，在星輝斑斕裡放歌。但我不能放歌，悄悄是別離的笙簫；夏蟲也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橋。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來；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。」

16個春夏，17個秋冬轉眼過去了，究竟留下多少腳毛在青山道上？又流下多少汗水在大埔公路旁？

腦海中多少個片段？臉龐上多少的淚痕？心靈中多少遍掙扎？曾經多少次心灰？經歷多少趟窩心？一段有血有肉的同行路，一段深情厚愛的團契樂，你們熟悉的面容，留在心上已經暫別的弟兄姊妹，讓我深情的說聲：謝謝你們。

16年多，留下是主手雕琢的恩情；16年多，親歷是父親管教的叮嚀；16年多，擁抱是你們真心的愛與包容…

我將要踏上一條新的路（其實你們也是），本來就只是一個平常的「再見」，說一聲再見不就是足夠了嗎？因為，若我們在這複雜又荒謬的世界上靠著主忍耐堅持著信仰，走完人生的路，就在「那一天」，我們必定重聚吧！再輕輕的與你說聲「再見！」

「說再見」

歐陽潤添牧師





我眼中的歐陽潤添

歐陽葉麗嫦牧師母

跟歐陽牧師相識於神學院，他對基督信仰很執著和堅持。即管如此，牧師為人並不「古肅」；反之卻是滿有幽默感，間中也會講些爛gag，讓大家感到輕鬆愉快，我也從他身上沾染了少許幽默感。

牧師的時間觀念和管理都很強。當他跟你約定會面的時間，他必定早15分鐘甚至半小時到達，絕不遲到！此外，牧師為人仗義，很「抵得諗」，只要有需要，並不介意事情或工作如何低微。記得當年每位神學生需要負責學院中的義務工作。有一次，我負責一教學樓的洗手間清潔，真的考起我，因為不知道該從哪裡拉水喉去清洗（當年學院的設施、設備一般）。幸

好得牧師相助，才能完成該期的義務工作。

家庭方面，牧師非常愛錫子女，願意花錢買上好的手機及電腦供他們使用。此外，梓風年幼時，我辭去教會工作，在家裡專心學習照顧他。好幾次，牧師特地從新界北的教會坐的士回家，為要能盡快回家看望兒子；但兒子當時只是健健康康、開開心心地在家裡吃喝玩樂，並非生了病。牧師愛子女之心，表露無遺。

跟牧師共同生活了27年，縱使我倆性格南轅北轍，彼此都認識對方的優缺點，我們仍在互相磨合與遷就中。不知道大家眼中的歐陽潤添又是怎樣的呢？



我眼中的歐陽潤添



歐陽梓鳳

在我心目中，父親由我小時候到長大後形象的轉變很大。印象中，在小時候，父親十分嚴厲，做錯事就會被責備，當然這也與我做事粗心大意有關。反而是自從升上中學後，可能因為工作比過往忙碌，平日見面的時間也開始減少，父親很自由地讓我追求各方面的興趣及發展——無論是空閒時做不同事情，大學選科上的抉擇以至踏入職場中的出路，他都不會刻意引導我向某一個他心裏預設的方向發展。

當然，我依然可以在很多事情上看到父親對我的關懷：由一些日常瑣事，如中學時買我想要的遊戲給我，以至與我討論一些人生路上的重大決定。記得大學三年級時，我因為在學業上感到吃力，認為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應付未來成為藥劑師後的專業要求，曾經有想過轉讀其他科目。父親很用心地了解我的想法之餘，亦會鼓勵和支持我跟從自己經過深思後的決定。雖然我自覺與父親之間其實有一定的距離，但我感受到父親是很愛我的。



我心目中的爸爸是個很細心溫暖的人。每天回到家中，他都會到房間關心一下我的狀況：「學校交到朋友嗎？」、「零用錢夠用嗎？」，雖然聽上去只是平平無奇，芝麻綠豆般的事，但這些日常主動關心自己的行動讓我默默記在心裏。

歐陽梓恩

爸爸守護了我的童年和夢想。記得小時候，我一直相信聖誕老人的存在，甚至還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幻想，例如聖誕老人是坐直升機飛到窗邊送禮物，因為聖誕節一覺醒來，掏一下夾在窗花的襪子，一定有糖果在內；而床邊更有一份包裝好的禮物，拆開是卡通公仔和鑽石皇冠，爸爸製造的驚喜滿足了我孩童時期的美好幻想，現在想來也是會心一笑。

初中遊學團期間突如其来的一場爭執，使我和一位朋友不歡而散，爸爸在機場迎接我的時候，便已注意到我和那位朋友的異樣，因此沒有多問。直到我們在餐廳坐下，我主動提及此事，想發洩情緒，爸爸細聽後才用心安撫我，讓我明白不要太執着於已然破碎的關係和對錯之中，不要沉溺在悲傷中，將來必定會結識新的同路人，爸爸豁達的價值觀讓我深深敬佩，更值得我學習。

親愛的歐陽牧師：



歐陽牧師隨想：

原名歐陽潤添，別號根本英俊。雖然是堂主任牧師，卻是最沒架子。雖然看似計劃周詳，骨子裏卻自由奔放。不是一個鴻圖偉略的人，卻善如筆耕細作。可以與他拗得面紅赤，過後仍是合作好伙伴。會被他沒上文下理的固執而氣炸，但又會被他細膩的觀察而折服。

江桂玲姊妹

自我們加入加利利組後，與歐陽牧師相處多了（他是我們的導師），每次見到他總給我們感覺他充滿著活力，有正能量，是個常常關心別人的牧者。讓我和泉哥最深印象的是，我倆入院做手術時，牧師是最早到醫院的，他給我們禱告支持，也曾多次探望泉哥；當我們遇到關於信仰上的疑問時，牧師會細心地和我們討論分享，我倆對牧師的感覺是亦師亦友的。有一句金句很想送給牧師就是：

「你當剛強壯膽！不要懼怕，也不要驚惶，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，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！」（約書亞記1章9節）。

鍾錦泉、羅月好伉儷

歐陽牧師給我們的印象是：

- 講道活潑而又訊息豐富
- 風趣幽默，與年少老幼都能打成一片
- 常常展現牧者的友善，而又剛柔並重

特別想多謝牧師：

- 能真誠地在團契內與我們分享。每次聚會都係一次充滿愛同養分嘅相交
- 實質地見證了自己作為父親與兒女相處的點滴，叫我們從中學習，亦互相扶持
- 對我們家庭的關懷和代禱，特別是對我們父母的關懷，讓他們感受到從父神而來的愛和關心

我們想很認真的說，真的捨不得你！

願神祝福你以後的每一步和你的事奉，祝身心靈健康，永遠咁有魄力！

游仲威、郭穎儀伉儷



不論您在哪兒，我們仍是看着一片天空，仰望同一位上帝。願您在未來工場上，靠著上帝努力前行，有如迦勒一樣。我知我仍會見到您，我的街坊，珍重！

主內
曾勵修弟兄

親愛的 歐陽牧師：

感謝神帶領你來到宣深家16載！當中有不少回憶和深刻片段……你記得那年你幫我和阿邦作婚輔嗎？也為我們的婚禮作訓勉嗎？話說，那篇道（手稿）現在還在呢！你記得那年陪我在長洲跑落山，追趕尾班船嗎？你記得那幾年去泰國短宣，同心服侍嗎？你記得那幾年在執事會、宣教部一起會議嗎？你記得那幾次去行山（BB級路線）？忘記了也不要緊，至少我記得在我掙扎時，你給我提醒和引導；我記得你為我家庭祈禱……我知道你是一位滿有愛心、憐憫的一位牧者！感恩過去能被你牧養，被你鼓勵；能與你同工，與你同行。再見，其實會否還會見？願主祝福你下一站的服侍！

梁嘉琪姊妹



五六年前，牧師是我在迦百農組的導師，他常常談笑風生，又關心團友生活。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我女兒一家移民時，牧師主動聯絡我，叫我不用擔心，他又鼓勵我說：天父會帶領。當牧師從在英國弟兄得知女兒到埗後，更立即通知我，讓我非常放心。感謝牧師在教會的付出，願他轉換工作後，能有一個好開始。

陳東來弟兄

在疫情下，我培養了行山的習慣。巧合的是牧師也愛行山，所以我和幾位弟兄經常會約牧師一起走遍不同的山；甚至在山上見到牧師的時間，可能比在教會裡更多。

我自己行山時總會做好準備——計劃好行程、帶好適合的物資、充足的水及應急食物；所以當我看到牧師總是「輕裝上陣」，我都會十分崩潰，因為他就像落街散步一樣，什麼也沒有準備，又經常即興加減行程，講不好笑的笑話，不斷唱一些我從來都沒聽過的歌。雖然他有很多令人崩潰的地方（漸漸我已經習慣了，開始「免疫」），但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學習，例如：他會主動跟陌生的途人打招呼，在需要時主動提供協助；他又願意跟我們深入傾談，在辛苦時又一同堅持。因此，縱然牧師行山準備十分隨意，但他都算是一位旅程上的好同伴。

最後感謝牧師你一直在教會和山上的帶領，祝福你之後事主得力、長做長有。之後有機會山上再見啦！

徐子峰弟兄



與家人說再見

這次離別對我們來說是搬遠了，是第二次搬家，我們一有機會就會回家探親。深宣是我們屬靈的家，在這裏受造就和成長。2011年嘉寶蒙召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，畢業後在塘宣牧會七年，全家一起投入新的教會生活，前後剛巧十年。這個十年是我們第一次搬家。但在這十年裏，我們都定期回家探大家，常常保持聯絡，彼此代禱，感覺非常親切，又得著支持。

在這十年裏，我們都好珍惜每次相聚的時間，大家在主內真誠地分享和彼此代禱，一齊面對人生的起起跌跌——有高山有低谷，有欣喜有迷茫，有喜事有喪事……天父賜我們生命中有你們如此有愛和窩心的主內家人，真是我們的福氣！

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聚會，就是要我們錄音，說到自己活到這個年紀（其實是要講，人到中年這個殘酷現實，你有咩想講？）有甚麼心底話想同主內家人講？現在我們想延續這個題目，就是：福音改變了我們的人生。因為福音，我們的人生方向也改變了，盼望能夠讓未信主的人認識耶穌是主就是我們人生下半場的目標。即使現在身在外國，心中仍然以傳福音報喜訊為我們家庭的至高使命和目標。無論我們去到哪裏都要一起事奉主。在離港前，感恩可以有兩個多月的時間跟大家一起崇拜，感受到一班年青人對福音的火熱和對聖經真理的認真態度，真是十分感動——我們的目標很一致。所以，雖然我們搬遠了，但並沒有因為地理環境而阻礙我們繼續連繫。這個離別是另一個傳福音場景的開始。主內家人：我們在視像聚會中「再見」！

黎宏漢、歐嘉寶、黎恩霖、黎永光一家



M O V I N G



去年尾，我初聽到女兒一家要移民的消息，當時的我並未有太大感受，只在想他們離開自有他們的計劃打算，雖有點不贊成，但卻沒反對。

到他們定了日子，移民的各項預備逐步提上日程，我才確切的領會：他們真的要走了。既然沒辦法改變他們的決定，我便盡能力幫忙。那段日子，我一星期到他們家數遍，以便照顧外孫。特別是在疫情肆虐期間，外孫不用上幼稚園，我便陪他一同上網課，教他寫字，課後也帶他到處去玩。這些陪伴和幫忙，也算是我送給他們一家的一份小禮物吧。

到了他們離開當晚，在許多教會弟兄姊妹、親朋戚友的簇擁下，他們走進了離境大堂。入閘時，太太忍不住流下淚水；待我向他們揮手道別時，千絲萬縷的感受才自心窩湧現——到了英國，他們能否找到地方下榻？那邊沒有親戚，他們會否沒有照應？那邊疫情、經濟未見起色，他們的生活會如何？幸而，當他們到埗後，在英國的弟兄姊妹隨即透過牧師向我們報平安，讓我們的心可以有片刻的安定。

但是，那份不捨和懷念總是揮之不去。現在，我們雖能透過手機溝通，可以關心一下外孫的生活，又可以拿他心愛的玩具去逗他，總算聊勝於無，但這樣的相處又怎能及得上一個溫暖的擁抱呢？間中回看一家的相片，憶起過往的片段，總希望他們能留在香港；自己年紀又不輕，難以親身到英國探望他們，最快也要一年後再見面……每每想到這些，都只能嗟歎奈何。但記得上帝曾藉弟兄安慰我：是耶穌帶領他們到那邊，上帝一定會好好照顧他們，祂的安排比我想象更美善。讓我也學習對上帝更有信心。深願女兒一家能保重身體，多祈禱，有甚麼事也跟我們說，在英國的一切順利，滿有祝福。

不用掛心我們，我們一切安好！

與家人告別



陳東來弟兄
鄧瑋堯訪問整理



每當看到牆上的露珠兒，就意會到……啊！又過一年了，光陰不斷的向你推著，要麼挺著？要麼抗衡？由你身體演變說明了：你敗了，時間輕易的將你敗下來了；風迎面向你吹，你感覺涼；看一齣感人的戲，你會流淚，這是感覺，這是感情……沒錯的，因你是人。

人就是這麼奇妙。

若干年前看到「移民」兩字，感到總不會扯到我身上吧！香港這麼好，幹嗎？要離開？

但經過了這兩年社會的轉變，呀！用詞錯了，應該是「劇變」才對，變的速度比魔術師的表演手法還要快，變得令人受不了，螳臂又豈能擋車呢？罷了，既然受不了又擋不下來，就唯有選擇離開。得知家中兩個小魔怪也有著出國生活讀書的意欲，就這樣決定吧！目的地「英國」為何選擇英國？就與其他香港人一樣……這樣我就省下來不說了。

太太積極的行動著行動著……行動著……不斷的搜尋，不斷的查詢，為的是一對子女能夠盡快入讀學校。感謝主！得到上帝的指引與帶領，由申請到起行只是短短三個月。現在子女與太太身在英國了，很多身邊朋友問：一下子毅然離鄉他去能適應嗎？時間？對！是時間，就算是去到天涯海角，時間也會讓人適應，給點時間吧！

來到了起行日子，看著家人緩緩的推著行李步入離境大樓，淚水來了，我腦裡向自己說：哼！要哭便哭吧！不需要修飾，因他們是我至愛的家人，我有喜樂痛悲，因我是人。

因時差關係，每天也等待著兩地恰當的時間進行視像通話，閒聊大家每天的瑣碎事情。

掛念總是免不了的，家人期望著我明年到來，我也祈望著能繞過冰冷的螢幕來親親他們。

與家人說再見

黃思凱弟兄

爸爸說過再見，將來定會再見

2017年7月，我親愛的爸爸離世。

沒想過，爸爸走後的數年一直惦掛著他，經常想念他，相比掛念媽媽，程度更深！

年過九十的爸爸離世前一個月，因心跳跌至每分鐘三十多下、不夠四十下而需要入院。當值醫生看過後，建議爸爸植入心臟起搏器改善心跳問題，並安排盡快進行手術。

但入院當天，爸爸上病房換過病人服後，突然說話口齒不清，應是輕微中風。告知醫生，醫生決定暫時取消做植入心臟起博器的手術。

不知甚麼原因，爸爸自那天起便不能進食，吃粥水或飲果汁都會反胃。吃不了東西，醫生只能替他吊營養液，心跳問題未能處理，又沒有好好吃東西，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。

後期，醫生已覺得沒甚麼可做，爸爸也想回家，在家中渡過了一生最後的一個星期，便離開了我們。

到今年（2021年），爸爸已離開四年，每逢想起爸爸，都有莫明的難過！

難過的是覺得他臨終前沒好好吃東西，想起他是餓死，很心痛。記得一個情景，在醫院我餵爸爸吃生果蓉，他吃了兩口便反胃，在旁的護士勸他要吃東西，爸爸說：「我不是不想吃，我也想吃東西、只是吃不下……」想到這裡很心酸，難過得很。

而爸爸臨終前我一直努力跟他傳講福音，但他虛弱得連回應我的力氣力也沒有。最終我不肯定爸爸是否已接受基督救恩，可能這也令我耿耿於懷。

直至今年四月，上了一個自我認識的工作坊，跟導師說起惦掛爸爸的事，哭成淚人！

在導師的引導下，導師讓我跟爸爸好好傾談，又問我最希望爸爸現在過的是甚麼生活。我合上雙眼安靜一段時間，一幅圖畫出現在我腦海中：看到爸爸和媽媽穿著潔白如雪的白袍，在天上的一朵白雲跟我揮手，當下心情很平和、很平靜。我也跟他們揮手，並跟他們說：「你們在天堂要好好生活，我知道你們的生活過得很好，將來我會再跟你們見面！」

自那次起，依然會想起爸爸，但難過和心痛的情緒隨著跟他們揮手好好說再見後，揮之而去！

好好說過再見、將來定會再見！

敖玉美姊妹